

自序

～～2014年8月寫於 Boston

我姓黃，名偉彥，自號抱缺，建國中學時取的，出國時護照取為 Woei-Yann Pauchy Hwang; Pauchy 法文發音“抱缺”，英語則為“拋棄”；唯該字由自己造字而來，所以這世上至今只有一個 Pauchy。

我此一自傳，原有意作《衝破命運的藩籬》之續集，到近年則以為用《有幸三生》更為適切。取自“小生三生有幸”，我的人生的確過了辛苦的三生，第一次是十歲之際，國小三年級快暑假時，被十輪大卡車軍車碾過，被送至北苗的軍醫院，直接送至太平間，因為已經差不多了。第二次是我甫從舊金山搭晚班的飛機回來，我急於洗澡，快完之際，氣血往外衝（腦溢血）；幸好驚醒了睡夢中的內人素貞，她倒是很有“魄力”，急叫救護車，沒有病床之下，醫生曾勝宏判定開刀後，可能也是植物人；後來迅速地開了刀，然後大約有兩百多位親朋好友探視。兩個禮拜後，臨時看護“阿美”準備給我洗澡，我突然驚醒過來。也因此開始了我辛苦的第三生。

我是2004年4月17日腦溢血倒下去的，2013年4月17日（九週年）在arXiv提了一篇“An extended Standard Model”（“擴約標準模型”）的研究文章，也說明我的第三生是“準備”怎麼過的。在2005年1月13日，我與一些人被教育部頒了研究傑出獎，陳水扁總統與涂部長親自出席（參見圖○之一），陳總統站在剛腦溢血的而坐著的我之身旁（圖○之二）；殊不知所有腦溢血的病人皆因中風而必須躺在那裡，唯一例外的我，只因右腳已經失去（進入第二生之際），而能勉強站立。至於113，於我想當有紀念性的日子（參見113 Cafe之網站）。



圖○之一

總統陳水扁頒教育部學術傑出獎給本書作者，時為2005年1月13日（奇異的113），為作者腦溢血（2004.4.17）過後不久。因我第一生結束時，車禍失去右腳，而腦溢血癱瘓的半邊正巧是右邊，所以勉可站立受獎。所以時光隧道，一恍而逝，當年風光的阿扁總統，如今囹圄之中。（寫於20104.11.25）

我原有個習慣，就是把雜七雜八的事，想做的事逐條寫下來，然後趁坐飛機之際，仔細思考一下或加以修改或擴充；其實這是我三十幾歲前，每天寫日記之延伸，可惜這些日記大部分似乎已經遺失了。

所以在1997當了臺大物理系主任，由於我不願意當個阿貓阿狗的系主任，因此開始了不為他人所知之“改革”；1998春天決定聘了五加一人（一人是李淼，其時無法正式聘入），私下希望以一堆優秀年輕人改變體質。其他有如開辦“大一新生家長會”，以至很久才辦成之系友會（現為“時空論壇協會”），皆進入我想做的事序列。

1998秋天，六位新人皆已報到；藉著闕志鴻之引介，與新任之魯國鏞所長見了兩三次面；原來的天文計畫，是在新竹之清華、交大之間蓋個大樓。

緊接著，由袁旂、李太楓等陪著，見李遠哲院長；原先之天文計畫開始動搖。

圖○之三係兩位首長（李遠哲、陳維昭）簽的備忘錄之一，此備忘錄其實是我小小系主任之辦公室打字及修改，由助理黃志欣協助而予以完稿。

這件事的發生，其實是李遠哲和陳維昭，以及我的“質樸”所促成。我們以為，為著我們的下一代，或著更久遠，這事是該做的，也只有這類事情值得做。

這個“天文數學大樓”在“凝態及物理大樓”之旁，如今相互輝映；希望有一天可以放出光彩。



圖〇之二

如圖〇之一，頒獎後合影。總統都“站在”你旁邊，以是留念。

我的第二生，其實是“跑”的，一切都拼命地“跑”，而不曾收攤，難怪上天或上帝給了我這第三生，好好收拾一下，了解一下人生。

比方說，在老 Henry 底下，我用 EPT 發展 radiative muon capture，對於一個複雜問題，得到 Lorentz invariant，而滿足 gauge invariance, CVC 及 PCAC 之“簡單”解，寫了兩篇 *Phys. Rev. C* 的非常長的文章。在我們之前，只考慮 gauge invariance，得到不同的答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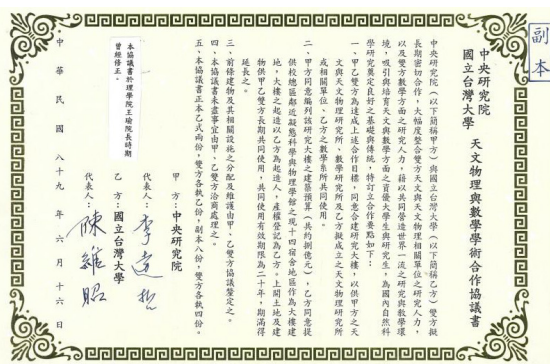
我發現，要使一個人去接受一個比較對的東西，而放棄自己原用的東西，其實是難如登天。所以，我在 radiative muon capture 之推展，也就停頓下來。

幾乎所有過程，皆可加一個光子而得到另一過程，這種 radiative process 與原先過程之關係究竟如何，我與老 Henry 的兩篇文章算是給了一個答案。

在研究過程中，有天發現 Kim/Primakoff 的原始文章有個錯，我前去問老 Henry，在二樓走廊碰到他，他說等他思考後，再回答我；兩天後，他同意了我的看法，有一個 $F_E(q^2)$ 之新的 form factor，他與 Kim 的文章應作修正。

多了這個 $F_E(q^2)$ ，發現 ^{12}C 之 muon capture 之速率其實很容易驗證 CVC；吳健雄的 CVC 實驗其實較困難，也在圈子裡鬧了半邊天，人家 (Princeton 及 Univ. Tokyo) 指責實驗有錯；我與老 Henry 的文章，果有定乾坤之功效。

Val Telegdi 先與歐洲同仁，同時進行了兩個 CVC 實驗，以較好之方式量 α_{\pm} 係數；他的努力逼使宿敵吳健雄完全同意 CVC；這些實驗，給了我與老 Henry 文章發表的 α_{\pm} 值。



圖〇之三

Val Telegdi 早期作中子衰變實驗，與吳健雄爭“宇稱不守恆”發現的第一地位：結果兩人皆與諾貝爾獎無緣。

我與老 Henry 的文章，與相關故事，皆寫在1983出版的“弱作用”教科書，U. C. Berkely 之 Commins 教授所寫的書裡。事實上，1990初期在臺大教授粒子與核子之類的課程，我才發現我們被如此地重視，也才發現 Commins 與1983的故事。

我1998-2001之國家講座以及2011-2016之李遠哲傑出人才講座，其實是以這個故事來寫的。

加上一些不起眼之林林總總，我的第二生確實是“跑”出來的；而這第三生，則是被逼成“慢慢走”的（思考的）。

走出來的第三生，應有充分思考的“標準模型”，與 Dirac 及 Einstein 一較短長。所謂人生，原因如此。

這兩年決定一年只理一次頭髮，看它如何長法，也了解古人為何留了長髮；如今的我，見圖○之四，也是寫此短書的抱缺，希望本書可以帶出另一位抱缺。



圖○之四